



# 國立中央圖書館與我

李志鍾

今年為國立中央圖書館(以下簡稱中圖)建館六十周年。承蒙中圖曾濟羣館長邀我以「中央圖書館與我」為題撰文，謹就我任職中圖期內若干工作、瑣事及感想略予記述。

民國56年應國科會聘任臺大法學院客座副教授，我於翌年二月返臺，執教一學期。適中央研究院中美人文社會科學合作委員會召開中美聯席會議，馬漢寶先生秉承王世杰院長指示，邀我就國內研究美國學資源，作一調查。因為從事這一調查工作，首次利用中圖館藏資料。當時中圖經費不足，研究美國藏書匱乏，但中圖潛力甚大，至堪發展，我曾有一願望，希望到中圖服務，以所學貢獻國家。

我於六月返美。嗣後中圖館長出缺，經由江一平、邱有珍、李曜林、馬樹禮及趙文藝諸先生薦引，鍾皎光部長賞識，發表我任中圖館長。我接到派令後，喜憂參半。喜者是一了心願，有報國機會，發展我國圖書館業務。憂者是我從海外返國，難免遭人排擠，扞格難行。我於民國59年8月15日到職，至民國61年8月中旬離職，為時整整二年，歷經三任部長，其中辛酸歡樂值得緬懷。

我接任中圖館長，有四個方針：(一)中圖是一行政機關，主在服務讀者，不應以研究為主；(二)提高國人對圖書館的重視；(三)力求精簡，發揮行政效率；(四)參照歐美先進國家圖書館業務，從事革新。特別是最後二個方針遭遇困難頗多。然大致來說，中圖同仁都能盡其職責，接受改進，努力耕耘，其中更不乏行政長才，學術精湛者，這是使我非常欽敬的。

任職二年中，同仁們努力耕耘，作了幾項措施，選列如次：

1. 中圖中午不關閉休息，繼續開放，以利讀者。當時丘宏達先生在臺，經常與其助手來中圖查閱資料，對於這一改革極為贊許。

2. 創辦印刷目錄卡片，與書商聯絡，在新出版的書中，印行目錄。印刷目錄當時由張錦郎先生負責。

3. 創辦聯合目錄，由張鴻智先生負責，後來聯合目錄印行成冊。

4. 創辦公報索引。由韋魯生先生負責。

5. 善本縮影寄存公共圖書館制度的推行。

6. 舉辦了第一次全國圖書館業務會議。

7. 改用美國官書排架號碼，迅速將美官書上架使用。根據中美交換協定，美國贈送其政府出版品種數及冊數很多。我任職後，發現美國官書堆積如山，未能及時上架，供眾使用，理由是每一本官書都須編目分類，人手不夠，這倒是事實。後來改用美官書署號碼，用每月官書目錄(Monthly Catalog)為索引查用，不予編目分類。當時官書處張東哲先生另有高就離職，由沈谷珍女士繼任。沈處事迅速認真，不數月，全部官書上架而無稽延。另一處理官書稽延原因是，美國每運一批書籍來，中圖需要將所有書籍列一清單，送警總備查。警總的理由是，運輸書籍中，可能有反動資料在內。為了這一件事，與警總開會研討，決定取消這一手續，簡化了工作不少。

8. 鑒於圖書館人才缺乏，蒙劉季洪校長與高明教授支持，與政大合辦圖書館研究班，呈教育部核准。此外，經亞洲協會的資助，在中圖成立圖書館研究所，錄取17名學生(其中公費生11名，自費生5名，特別生1名)，研究期間一共三學期。民國61年7月1日畢業，考試院副院長楊亮功先生蒞臨致詞。以研究文化過程中吸收外國文化為題，勉勵畢業生。他指出三種方法來吸收外國文化：(1)要消化而非同化，(2)要選擇好的文化來吸收，(3)以科學方法創造新文化，不落人之後。研究所有三位得力助手：王鈞章先生、辜瑞蘭女士及梁津南先生。

9. 成立日韓文室。當時有留日返臺學人鄭樑生先生負責。

10. 成立法律室，由王鈞章先生負責。

為了提高國人對圖書館之重視，推行圖書館業務，除宣傳外，舉辦了一連串的會議。與中央研究院中

美人文社會科學合作委員會合辦學術講演多次，介紹國內圖書館的館藏，並舉辦了第一次全國圖書館業務會議已見上述。在中圖方面，加強參考服務，參考服務的加強，除人員外，必須加強參考用書。當時經費拮据，無法增添西書，蒙亞洲協會資助，大批購買了一些西文參考用書，在採購方面胡安彝先生貢獻至大。除選購西書外，並加強中文書刊呈繳工作。中圖的參考服務頗得力於唐潤鈿女士，唐處事謹慎，任勞任怨，對於解答問題不厭其詳，她是中圖最佳參考人員之一。

經費是一大問題，我們爭取了一些政府預算以外的資源，譬如中美教育基金會贈送微影閱讀機一臺，中國基金捐助微影攝影機一臺(約一萬美元)、亞洲協會每年的資助。我與亞洲協會當時的負責人Humphrey友善，他告訴我該會可每年酌給美金二千元。以上提到的研究所亦是該會撥款才能舉辦的。

有一則故事，可順便一提。有一天Humphrey先生找我，他說亞洲協會有五套大英百科全書要贈送給中圖及其他四所圖書館，但警總有一條件，須將C部，亦即印有中國China的文章予以塗黑。Humphrey不以為然，認為這是有違信息自由。如警總堅持，當即把五套百科全書運回美國，問我有甚麼辦法予以解決。我就和警總磋商，提出了一個折衷辦法，就是將C部的一冊書不予塗改，但不放在書架上隨意供眾閱覽。讀者如須閱覽者，須向圖書館員索取，警總認為可行，這一小小糾紛就解決了。

二年中，曾參加了三次國際會議：民國59年9月在阿京召開之國際資料管理聯合會，60年元月在澳京舉行之國際東方學者會議，以及60年8月在利物浦舉行之國際圖書館學會聯合會。以阿京會議最使人緬懷，當時中阿兩國即將斷交，在阿京數日辱蒙段茂瀾大使宴請，並陪同參觀。有一天段大使與我參觀



圖書館學研究班第一期師生合影

阿國國家圖書館，我不諳西語，由段大使翻譯。段大使是一位語言天才，精通法、英、日、西等文，而且親善和藹，對於後輩如我者，愛護照顧。我每參觀一圖書館，習慣地翻閱目錄卡，對於阿國家圖書館的目錄，却不熟悉。我就問是哪一種分類制度，阿圖書館秘書(當時無館長，負責人為秘書)答稱這是Brunet制。我說Brunet是十九世紀法國分類制，當時是一良好制度，但偏重人文；現在是二十世紀，此種制度特別在科技方面，已不合用了。秘書說：好在我們沒有足夠經費，購置科技方面的書籍，影響不大。離開阿圖，我注意到路邊停車，一輛接連一輛，中無空隙，我就奇怪，這倒是一級的停車技術，如何停的車可以開出來。有人告訴我，阿京法律規定，停車不能用手剎車，必須用空檔，所以車子可以擠進擠出，原來如此。

中圖無秘書室編制，當時調用編輯或幹事在館長室襄助館長，處理事務。有兩位同仁曾擔任秘書之職很久，一為辜瑞蘭女士，另一位是丁仁彪先生。辜臺大畢業，另有碩士學位，好學不倦，後又參加了中圖舉辦的圖書館學研究班。丁先生原學師範，抗日期間，投筆從戎，身經百戰，升任校官，退役後任職中圖。此兩位工作勤奮，處事謹慎，為難得之人才。我離職時，辜送了一本歷年來有關我的剪報彙集，是一彌足珍貴的禮物。丁先生送了我一部他的著作——「無字神碑」，該書文情並茂，值得一讀再讀，丁原來還是武俠小說的作者。

任職期間，曾蒙蔣經國先生召見了幾次。離職前的最後一次召見，時在民國61年6月8日星期五上午。先生除嘉勉外，特別提起中圖館址。他說他在幾年前，到過中圖，地點與建築，都不合適，囑我向部長報告，予以解決，同時他亦將與部長提起。我當時欣喜萬分，並說副院長如此指示，將來新建館址，一定會成功的。翌日晉謁羅雲平部長，報告此事。羅部長問我，在何場合，在何地點，在何時間，副院長對我指示。羅部長還說，他有更大計畫，將文化館、圖書館建在一起。我當時有一感覺，部長認為我「假傳聖旨」似的，心中很不舒服。隔了幾天，部長指示我與張書文次長，研討另建新館事。很明顯的，副院長已向羅諭示此事。但不久羅離職，由蔣彥士先生接任，我亦離職。關於新建圖書館事，總算已起了端倪。

在工作的另一方面，遭遇的困擾與阻礙亦很多。譬如有一件事我未能完成的是廢除編目組的一套卡片

目錄。當時中圖有一式兩套目錄，一套供公眾使用，一套由編目組使用，墨守成規已好幾十年。惟兩套目錄是多餘的，我曾建議編目組廢除組內一套目錄卡，以樽節時間與人力，未能如願。編目組人手不夠，又不能簡化手續，我曾邀請曾素雲女士作一 Time Study，未能獲得編目組的誠心合作，而半途而廢。

我的簽報指派特藏組主任，得罪了好多人。特藏組主任出缺，由編輯喬衍琯先生暫代。喬精版本目錄學，我對此學問是外行，屢次向其請教。我曾報部請予真除，因年資不夠，未蒙照准。後來我請曾霽虹先生擔任主任之職，引起了一場風波。首先蔣慰堂先生大為不滿，而喬本人是否亦有誤會，參與「三人幫」控告我，則不知其情；惟我離臺時喬曾到機場送行。他的一份情誼，使我感念良深。

我與人事員桂景山先生相處甚喜。後來來了一位新的人事員，就與我作梗。我認為人事、會計應該獨立但須配合行政，而非制衡行政，往往有人擴充其獨立權責侵越到行政範圍，這就不對了。可能我與新的

〈館長篇〉

## 一點心願，一點期許

諸家駿

當余在美國印第安那大學 (Indiana University) 與羅徹斯特大學 (Rochester University) 任東亞部主任時，曾為中央圖書館所藏之古籍善本，擬攝製微捲事返國，未能成功。故後在蔣彥士任教育部長時，蒙徵召返國擔任館長後，蒙鼎力以專款專案製作珍善本古籍微捲，供全世界研究我中華文化者參考，終得了此心願。

其次為全國目錄。余之構想為我國所有出版書籍，均由我中央圖書館編印專號，使全國書刊皆有專號，以便於管理，並藉此保護書籍之著作權，雖經多方努力，尤獲立法機構支持，然未臻理想。此事原本言談易，做好難，余卸任已久，仍時時縈懷，希望中央圖書館能朝此方向繼續努力，以達成全國出版品各有專號，中央圖書館得以掌握全國書目，以成為圖書館中之圖書館。

人事員觀念與見解上有偏差，遭致其不滿，進而攻擊。當時其與其他二三位同仁，姑名為「三人幫」，匿名呈報控告，控告要點有四：(一)改革太快，不合國情；(二)有兩重國籍，不能擔任公職；(三)經常出入美軍軍官俱樂部；(四)喜講英文。雖然教育部將此案歸檔了事，然人言可畏，實令人心悸。

我辭職消息發表後不久，接到當時駐紐約新聞處主任陸以正先生長函，他看到報上刊載我辭職的消息，知我返美，願推薦我擔任一出版公司總經理職，據告這一公司行政院已核准購買。我因已與校方簽約重執教鞭，未能接受。蒙其重視，對我是莫大的鼓勵。

有一份報紙以下列標題發表我離職的消息「圖書館中，多少辛酸；巧婦難為，博士去矣」，雖稍嫌誇張，亦不失為針對事實的敘述。往事已矣，回想過去，是非曲直，對我是終身難忘的警惕與勉勵。

• 李志鍾先生，本館第四任館長，現任美國羅莎里圖書館與資訊科學研究院教授。

今年已古稀，茲值中央圖書館甲子之慶，特申祝賀之忱，並以未竟之心願，與全館同仁共勉之！

編者按：諸館長於民國 62 年 4 月 11 日至 66 年 3 月 31 日間擔任本館館長，對加強圖書館國際間之合作交流，輔導國內公共圖書館事業之發展，不遺餘力。本館善本書攝製微捲計畫，亦係其任內奠定基礎。此外，籌建新館舍初步構想之提出，以及於南海路獻堂館後，增建青年閱覽室、會議室等，均著成效。至當時積極推動全國出版品由中央圖書館編印專號，以有助加強保護著作權諸措施，實為今日我國出版品推行 ISBN、ISSN 制度之濫觴，諸館長來稿中之二大心願，不僅全已付諸實施，成果更日益豐碩。

• 諸家駿先生，本館第五任館長，現任東海大學法律系教授。

〈館長篇〉

## 無限的感念 中央圖書館成立六十年感言

王振鵠

我是從民國 66 年 4 月接任中央圖書館館長工作，一直服務到民國 78 年 7 月止，在館十二年多。在這段日子裡先後經歷了五位部長主持教育部部務，同時與館內同仁共同度過了一段漫長的歲月，就個人來說也經驗了一段具有挑戰性的生活。回憶起來，心中充滿無限的感謝與懷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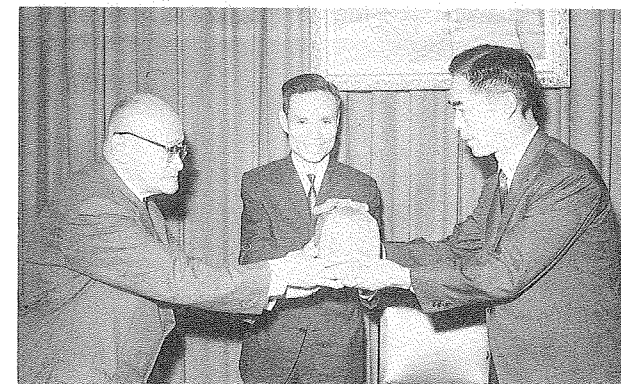
中央圖書館創立後，適值抗日軍興，當時萬里播遷，流徙不定，直至渡海來臺復館之後始見成長茁壯。我在接掌館務之後曾從積存的檔案文獻資料中瞭解到歷任館長所投注於館務的心力，實可謂筆路藍縷，創業維艱。中央圖書館能有舉世罕見的文物精華和為社會肯定的服務的成果，可說是在歷任館長的領導和全館同仁戮力同心的努力下，共同懷著一份保存文化、服務大眾的使命感，逐步發展而來的。

在中央圖書館的發展過程中，首應感念的是創館人蔣慰堂先生。蔣先生自民國 22 年起在館服務，直至民國 55 年止，前後達卅年之久。中圖籌備之初，我國圖書館事業正處於變革和發展時期，幾千年來藏書樓的思想影響所及，圖書館在典藏及服務觀念仍多因循舊制，經過中華圖書館協會與有心人士的倡導，蔣先生的熱心與積極的籌劃，促成了在南京設立一所中央圖書館的計畫，也使我國圖書館事業邁入一新的里程，為新圖書館運動開啓了一頁新章。

蔣先生任內除冒險犯難，多方蒐購善本古籍，奠定了今日館藏的基礎外，在建立圖書館的制度上，影響到中國未來發展最重要的是呈繳制度和出版品國際交換業務的推行。從今天國家圖書館的業務發展來說，呈繳制度的建立對於圖書資料的蒐集、國家文化資源的保存具有重要作用，更關係到國家書目的編印；而出版品國際交換工作，對國際圖書館事業的聯繫合作，文獻資源的交流也有絕對的關係，六十年前的中圖能注意及此，不能不歸功於主事人高瞻遠矚的眼光和做法。此外，蔣先生對於四庫全書的影印，竭盡全力，促其實現，不僅有助於館藏之充實，並有益於文

化之發揚，這也可以說是基於圖書館傳播文化、服務社會的理念所致力的一項文化推廣工作。

民國 55 年 9 月蔣先生因轉任故宮博物院而辭卸館職，屈萬里先生接掌館務。屈先生為人樸實謙和，平素致力學術研究，也曾在中圖主持特藏，對館務駕輕就熟，貢獻良多。在職期間最令人懷念的是確定中圖館藏發展重點，以現藏善本古籍為基礎，廣集各國出版的有關漢學論著，並邀集國內各大圖書館合作編輯現藏善本圖書及普通本線裝書聯合目錄，這對於中華固有文化之發揚，增進善本圖書的流通，發揮了積極推廣作用。尤其目錄編印的方式，採各館分別編訂，然後彙總編製書名及著者索引，其編輯體例更為人



本館第一任蔣館長復瓊(左)與第二任屈館長萬里(右)交接



第三任包館長連彭(中)主持民國 57 年館慶茶會